正誼堂全書

D仁13
743
147

明治三七年一月二十日購求
門 士 13
號 743
卷 147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之六　歐陽文忠公文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仝校

仲氏文集序

嗚呼語稱君子知命所謂命其果可知乎貴賤窮亨用舍進退得失成敗其有幸有不幸或當然而不然而皆不知其所以然者則推之於天曰有命夫君子所謂知命者知此而已蓋小人知在我故常無所不爲君子知有命故能無所屈凡士之有材而不用於世有善而不知於人至於老死困窮而不悔者皆推之有命而不求苟合者也余讀仲君之文而想見其人也君諱訥字樸翁其氣剛其學古

其材敏其爲文抑揚感激勁正豪邁似其爲人少舉進士
官至尚書屯田員外郎而止君生於有宋百年全盛之際
儒學文章之士得用之時宜其馳騁上下發揮其所畜振
耀於當世而獨韜藏抑鬱久伏而不顯者蓋其不苟屈以
合世故世亦莫之知也豈非知命之君子歟余謂君非徒
知命而不苟屈亦自負其所有者謂雖抑於一時必將伸
於後世而不可揜也君之既歿富春孫莘老狀其行以告
於史臨川王介甫銘之石以藏諸幽而余又序其集以行
於世然則君之不苟屈於一時而有待於後世者其不在
吾三人者耶噫余雖老且病而言不文其可不勉

茅鹿門曰言近而旨遠

張孝先曰以其不苟屈以求合於世而許其爲知命之
君子信哉言乎士若不知命雖苟屈以求合於世亦
卒未能有合也徒成其爲小人而已屈於一時而伸
於後世則君子何嘗不可爲哉

薛簡肅公文集序

君子之學或施之事業或見於文章而常患於難兼也蓋
遭時之士功烈顯於朝廷名譽光於竹帛故其常視文章
爲末事而又有不暇與不能者焉至於失志之人窮居隱
約苦心危慮而極於精思與其有所感激發憤惟無所施

於世者皆一寓於文辭故曰窮者之言易工也如唐之劉
柳無稱於事業而姚宋不見於文章彼四人者猶不能兩
得況其下者乎惟簡肅公在眞宗時以材能爲名臣仁宗
母后時以剛毅正直爲賢輔其決大事定大議嘉謀讜論
著在國史而遺風餘烈至今稱於士大夫公絳州正平人
也自少以文行推於鄉里既舉進士獻其文百軸於有司
由是名動京師其平生所爲文至八百餘篇何其盛哉可
謂兼於兩得也公之事業顯矣其於文章氣質純深而勁
正蓋發於其志故如其爲人公有子宜孫早卒無後以其
弟之子仲孺公期爲後公之文既多而往往流散於人閒
公期能力收拾蓋自公薨後二十年始克類次而集之爲
四十卷公期可謂能世其家者也嗚呼公爲有後矣

茅鹿門曰大約本韓昌黎詩序中來

張孝先曰公曾跋蔡君謨荔支譜云牡丹花之絕而無
嘉實荔支果之絕而非名花物之不能兼擅其美也
而況於人乎亦即此文發端之意

章望之字序

校書郎章君嘗以其名望之來請字曰願有所教使得以
勉焉而自勖者予爲之字曰表民而告之曰古之君子所
以異乎衆人者言出而爲民信事行而爲世法其動作容

貌皆可以表於民也故紘纓冕弁以爲首容珮玉玦環以爲行容衣裳黼黻以爲身容手有手容足有足容揖讓登降獻酬俯仰莫不有容又見其寬柔溫厚剛嚴果毅之色以爲仁義之容服其服載其車立乎朝廷而正君臣出入宗廟而臨大事儼然人望而皆畏之曰此吾民之所尊也非民之知尊君子者能自修而尊者也然而行不充於內德不備於人雖盛其服文其容民不尊也名山大川一方之望也山川之嶽瀆天下之望也故君子之賢於一鄉者一鄉之望也賢於一國者一國之望也名烈著於天下者天下之望也功德被於後世者萬世之望也孝慈友悌達於一鄉古所謂鄉先生者一鄉之望也春秋之賢大夫若隨之季良鄭之子產者一國之望也位於中而姦臣賊子不敢竊發於外如漢之大將軍出入將相朝廷以爲輕重天下繫其安危如唐之裴丞相者天下之望也其人已沒其事已久聞其名想其人若不可及者夔龍稷契是也其功可以及萬世其道可以師百王雖有賢聖莫敢過之者周孔是也此萬世之望而皆所以爲民之表也傳曰其在賢者識其大者遠者章君儒其衣冠氣剛色仁好學而有志其絜然修乎其外而煇然充乎其內以發乎文辭則又辯博放肆而不流是數者皆可已自擇而勉焉者

也是固能識夫遠大者矣雖予何以勖焉第因其志廣其說以寨請

茅鹿門曰與實

張孝先曰以望字作骨見古今有許多人物階級士當自擇而勉不可與凡民同泯沒於天地之間也

送徐無黨南歸序

草木鳥獸衆物眾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壞盡泯滅而已而眾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閒而獨異於草木鳥獸眾人者雖死而不朽遂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饑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

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
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
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眾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
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
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
盡心於文字閒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為文章
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
名其文斟日進如水湧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
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為文辭者亦因以自
警焉

茅鹿門曰歐陽公極好為文晚年見得如此吾輩生平
好著文章以自娛當為深省

張孝先曰宇宙有不朽之道三立德立言立功是也功
不如德言不如德與功歐公此文蓋悲文章言語之
無用而慨學者勤一世以盡心於此者為可惜也可
謂返本之論矣雖然飄風之華過耳之音為文章麗
而言語工者云爾也夫麗與工則豈立言之謂哉世
之人以妃青儷白繁絃急管妖冶眩目淫哇聒耳者
誤認以為立言而不知古之所謂立言者正不如此
也蓋惟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故言出而明道覺世如

救粟之可以療饑藥石之可以愈疾高而爲日月之經天下而爲江河之行地自六經四子而下惟周程張朱諸君子之書可以當之如是然後可以謂之立言而古聖賢之不朽者胥藉是以傳焉學者所當勤一世以盡心其閒者此也豈曰言不足恃而遂以爲戒乎哉因讀此文而補其說

送祕書丞宋君歸太學序

陋巷之士甘黎藿而修仁義毀譽不干其守饑寒不累其心此衆人以爲難而君子以爲易生於高門世襲軒冕而躬布衣韋帶之行其驕榮佚欲之樂生長於其閒而不溺其習日見乎其外而不動乎其中此雖君子猶或難之學行足以立身而進不止材能足以高人而志愈下此雖聖人亦以爲難也書曰不自滿假又曰汝惟不矜不伐以舜禹之明猶以是爲相戒懼況其下者哉此誠可謂難也已廣平宋君宣獻公之子公以文章爲當世宗師顯於朝廷登於輔弼清德著於一時令名垂於後世君少自立不以門地驕於人既長學問好古爲文章天下賢士大夫皆稱慕其爲人而君慊然常若不足於己者守官太學甘寂寞以自處日與寒士往來而從先生國子講論道德以求其益夫生而不溺其習此蓋出於天性其見焉而不動於中

者由性之明學之而後至也進而不止高而愈下予自其
幼見其長行而不倦久而愈篤可知其將無所不至焉也
孟子所謂孰能禦之者歟予陋巷之士也遭時奮身竊位
於朝守其貧賤之節其臨利害禍福之際常恐其奪也以
予行君子之所易者猶若是知君行聖賢之所難者爲難
能也歲之三月來自京師拜其舅氏予得延之南齋聽其
論議而慕其爲人雖與之終身久處而不厭也留之數日
而去於其去也不能忘言遂爲之序

茅鹿門曰以宋祕書起宰相家世胄而以難易立論似
有深淺

張孝先曰宋君固賢而公敘之尤藹然有情致世胄子
弟當書一通勒之座右

六一居士傳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
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
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
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爲五一爾奈
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
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謂畏影而
走乎日中者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

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爲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泰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響九奏於洞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爲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於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尙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憫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偕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歎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强之筋骨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熙甯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茅鹿門曰文旨曠達歐陽公所自解脫在此

張孝先曰歐公晚年寓意之文東坡集多得此解

相州晝錦堂記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閒此一介之士得志於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爲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爲公榮桓圭袞冕不足爲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晝錦之堂於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讐於名譽爲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爲榮而以爲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爲如何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惠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

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絃
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
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爲天下道也於是乎
書

茅鹿門曰治女之文令人悅眼而最得體處在安頓衙
國公上　以史遷之煙波行宋人之格調

張孝先曰以窮阨得志者相形見公超然出於富貴之
上因畫錦二字頗近俗故爲之出脫如是文旨淺而
詞調敷腴最爲人所愛好

吉州學記

慶歷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
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
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爲則
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才其明年
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後海陽徼塞四方
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鳴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
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
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
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
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

爲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
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爲學舍
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
學也古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
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爲勞其良材堅甓之用凡二十二萬
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爲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
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爲
侈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子世家於吉而濫官於朝
進不能贊揚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乎其中然
予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　揉遷革使趨於善其勉於人
者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至
於禮讓興行而風俗純美然後爲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
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
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而殆以中止幸
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
明秀而可爲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
其里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
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
耆老席於眾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
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

於其始成也刻辭於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茅鹿門曰典刑之文

張孝先曰本天子所以建學之故而望後之人毋廢慢

天子之詔是一篇關鍵處歸美李侯意只帶敘於其

閻文之得大體者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摯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鄰國而祭之然自孔子沒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爲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師又取孔子門人之高弟曰顏回者而配焉以爲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吏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苟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爲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

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爲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爲夫子之尊由此爲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爲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祭之禮以迎尸酌酒爲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略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失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因以爲古禮不足復用可勝歎哉大宋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修禮樂崇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諭上意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穀城令狄君栗爲其邑未逾時修文宣王廟易於縣之左大其正位爲學舍於其旁藏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學然後考制度爲俎豆籩簋鐘磬凡若干以與其邑人行事穀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暮月稱治又能載國典修禮興學急其有司所不責者謂之不及可謂有志之士矣

唐荊川曰此文前後辨釋奠釋菜爲祭之略及其所以

立廟之故後段言古禮之不行爲可惜而狄公能復古禮爲可稱也

茅鹿門曰慨古禮之亡處多韻折

張孝先曰此文大意荆川評括之觀其用筆是從封禪書脫來

豐樂亭記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瀠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游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内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爲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

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俛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游也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茅鹿門曰太守之文

張孝先曰朱子論歐公文字敷腴溫潤包顯道問先生所喜者云豐樂亭記讀歐公文字令人喜悅自是宇宙間陽和氣象

醉翁亭記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瑯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於兩峯之間者釀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於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

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於塗行者休於樹前者呼後者應傴僂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爲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諠譁者衆賓歡也蒼顏白髮頹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

茅鹿門曰文中之畫　昔人讀此文謂如遊幽泉邃石入一層纔見一層路不窮興亦不窮讀已令人神骨翛然長往矣此是文章中洞天也

張孝先曰文之妙鹿門評盡之朱子言歐公文字亦多是修改到妙處頭有人買得他醉翁亭記藁初說滁州四面有山凡數十字末後改定只曰環滁皆山也五字而已可見文字最要修改故附錄之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

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爲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歎嗟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爲學官語於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歷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見邇英閣說詩將以爲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處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奏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爲世法經爲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爲國子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於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爲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哭賻治其

喪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先生於鄱州須城縣盧
泉鄉之北屋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註不爲曲說以亂經
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
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爲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
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
十有五篇錄之藏於祕閣先生一子大年尚幼銘曰

聖既歿經更載焚逃藏脫亂僅傳存衆說乘之汨其原怪
迂百出雜僞眞後生孳孳習前聞有欲患之寡攻羣往往
止燎以膏新有勇夫子闢浮雲刮磨蔽蝕相吐吞日月卒
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垠有考其不在斯文

唐荆川曰一生大事或捉在前或綴在後銘詞擬樊宗
師銘
茅鹿門曰敘事甚錯綜可誦
張孝先曰傳道授業必有師古之學者莫不然而後世
鮮有行之者師弟子之義不列於五倫而五倫非師
不明故論道則同於朋友而論分則齊於君父禮莫
重焉洙泗以下伊洛盛矣二程之吟風游楊之立雪
師弟子之義至今猶令人景慕乃余觀孫明復隱居
泰山石介師禮事之賓客至介侍立執杖履甚恭謹
魯人皆嗟歎謂乃今復見師弟子禮此在周程未起

時亦宋朝道學之盛有開必先耶余感古道而識於此

胡先生墓表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爲陵州人後爲泰州如皐人先生爲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遵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慶歷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爲太學法至今爲著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以爲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

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祕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艾憂去職服除爲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爲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

中舍致仕遷殿內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
爲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爲光祿寺丞
國子監直講乃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
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
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
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
以爲榮以四月六日卒於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
年十月五日葬於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
蒲陽蔡君謨具誌於幽室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
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於其墓之原

六年八月三日廬陵歐陽修述

茅鹿門曰胡安定生平所著見者師道一節故通篇摹
寫盡在此

張孝先曰自安定開湖學而儒風盛於東南宋朝道學
之傳稱濂洛關閩亦先生有以倡之於始歟先生位
雖不甚顯而道則光教學之法不惟可以師一時而
實可以垂百世可謂豪傑之士矣

瀧岡阡表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於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
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

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閒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覓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同顧乳者抱汝而立於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眞發於中者耶嗚呼其心厚於仁者耶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

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
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
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
又爲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
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
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
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見不能苟
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
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
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
於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
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
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
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
寵錫皇曾祖府君祭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
妣祭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祭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
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祭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祭贈
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祭封越國太
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贈尚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於
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

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庶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於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揭於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修表

茅鹿門曰幼孤而欲表父之德也於其母之言故爲得體

張孝先曰人子之欲顯揚其親誰無此心哉公幼孤承書荻之教至於遭時居顯位使其先世錫爵受封可謂榮矣然古今榮親者亦多而以文章傳其令德垂諸百世而不朽如公者有幾人哉述父之孝與仁卽一二事而想其生平所以享爲善之報也

祭吳尙書文

嗚呼公乎余將老也閱世久也見時之事可喜者少而可悲者多也士少勤其身以干祿仕取名聲初若可愛慕者

眾也既而得其所欲而怠與迫於利害而遷求全其節以保其終者十不一二也其人康強飲食平居笑言以相歡樂察其志意可謂偉然而或離或合不見幾時遂至於衰病與其俯仰旦暮之閒忽焉以死者十常八九也嗚呼公乎所謂善人君子者其難得既如彼而易失又如此也故每失一人未嘗不咨嗟殞泣至於失聲而長號也惟公材謀足以居大臣文學足以名後世宜在朝廷以講國論而久留於外宜享壽考以爲人望而遽云長逝此搢紳大夫所以聚弔於家而交朋故舊莫不走哭於位豈惟老病之人獨易感而多涕也尚享

茅鹿門曰交似疏而感獨深　也字爲韻貫到篇末

張孝先曰情見乎詞令人閱之亦愴然有感

祭尹師魯文

嗟乎師魯辯足以窮萬物而不能當一獄吏志可以狹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窮山之崖野水之濱猿猱之窟麋鹿之羣猶不容於其間兮遂即萬鬼而爲鄰嗟乎師魯世之惡子之多未必若愛子者之眾而其窮而至此兮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乎人方其奔顛斥逐困死艱屯舉世皆冤而語言未嘗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子不見其悲忻用舍進退屈伸語默夫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握手爲訣隱几

待終顏色不變笑言從容死生之間既已能通於性命憂患之至宜其不累於心胷自子云逝善人宜哀子能自達予又何悲惟其師友之益乎生之舊情之難忘言不可究竟乎師魯自古有死皆歸無物惟聖與賢雖埋不朽尤於文章煒若星日子之所爲後世師法雖嗣子尚幼未足以付予而世人藏之庶可無於墜失子於衆人最愛予文寓辭千里侑此一樽冀以慰子聞乎不聞尚享

張孝先曰師魯與公始倡爲古文詞相知最厚擯斥而死故公特寫其磊落之致悲愴之思抑揚跌宕綽有情致

祭石曼卿文

嗚呼曼卿生而爲英死而爲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其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册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藏於地下者意其不化爲朽壤而爲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莖奈何荒煙野蔓荆棘縱橫風淒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呻嚶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鼯鼬此自古聖賢亦皆

然兮獨不見夫曠曠乎曠野與荒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
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棲愴不覺臨風而隕涕
者有媿乎太上之忘情尚享

茅鹿門曰淒清逸調

張孝先曰似騷似賦亦愴亦達

祭丁學士文

嗚呼元珍善惡之殊如火與水不能相容其勢然爾是故
鄉人皆好孔子不然惡於不善然後爲賢子之美才懿行
純德誰稱諸朝當世有識子之憔悴遂以湮淪問孰惡子
可知其人毀善之言譬若蠅矢點彼白玉濯之而已小人

得志暫快一時要其得失後世方知受侮被謗無如仲尼
巍然衮冕不祀桓魋孟子之道愈久彌光名尊四子不數
臧倉是以君子修身而俟擾擾蒸愚經營一世迨榮華之
銷歇嗟泯沒其誰記是皆生則狐鼠死爲狗彘惟一賢之
不幸歷千載而猶傷自古孰不有死至今獨弔乎沅湘彼
靈均之事業初未見於南邦使不遭罹於放斥未必功顯
而名彰然則彼讒人之致力乃借譽而揄揚嗚呼元珍道
之通塞有命在天其如予何孔孟亦然何以慰子聊爲此
言寄哀一奠有涕漣漣

茅鹿門曰悲痛慷慨

張孝先曰公生平遭讒得謫見慍於羣小特發其感憤
之意於斯文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君子亦盡其
在我以俟百世而已

記舊本韓文後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州南有
大姓李氏者其子堯輔頗好學予爲兒童時多遊其家見
有弊篋貯故書在壁閒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
卷脫落顛倒無次序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
雄博然予猶少未能悉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
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爲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
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
賦爲事年十有七試於州州爲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
文復閱之則喟然歎曰學者當至於是而止爾因怪時人
之不道而顧已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於予心以謂方從
進士干祿以養親苟得祿矣當盡力於斯文以償其素志
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於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
與作爲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
本而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於
世至於今蓋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嗚
呼道固有行於遠而止於近有忽於往而貴於今者非惟

世俗好惡之使然亦其理有當然者而孔孟惶惶於一時而師法於千萬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於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於暫而終耀於無窮者其道當然也予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沈沒棄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於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爲者豈所以急名譽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於進不爲喜退不爲懼者蓋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集本出於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而脫繆尤多凡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後卷帙不足今不復補者

重增其故也予家藏書萬卷獨昌黎先生集爲舊物也嗚呼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予於此本特以其舊物而尤惜之

張孝先曰韓吏部文章昭垂天壤至今炳如日星然在當時知好者少公去文公僅百餘載而韓文猶湮沒未彰蓋五代文弊而宋初楊劉綺麗之習有以蔽之也公自兒童即知好之得諸李氏敝篋中乞以歸愛之終身於萬卷中獨爲舊物後之學者稱文章必曰韓歐蓋其生來根器與韓契合固非習之所能移耳

余憶兒童時先君子教以性理諸書心知篤好嘗欲

求濂溪全集觀之而未得也一日偶行報國寺見有
鬻此本者因重購以歸如獲異寶晨夕展玩不忍釋
手今之官閩南搜輯先儒遺書既將濂溪全集校定
鏤版以公同好而原本日在案頭亦如六一居士萬
卷中舊物獨恨未能心領神會使先儒之道有諸身
而被諸世如歐公與韓子繼踵而興也聊爲附記於
後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上信宗皇帝書

前月五日蒙本州

同福建三山福州府正堂加一級記錄九次王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施鑑槃聘侯覆校
閩縣林祚曾省軒覆校
侯官陳鴻濤瀚秋覆校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之六終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之七　蘇文公文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仝校

上仁宗皇帝書

前月五日蒙本州錄到中書劄子連牒臣以兩制議上翰林學士歐陽脩奏臣所著權書衡論幾策二十二篇乞賜甄錄陛下過聽召臣試策論舍人院仍令本州發遣臣赴闕臣本田野匹夫名姓不登於州閭今一旦卒然被召實不知其所以自通於朝廷承命悸恐不知所爲以陛下躬至聖之資又有羣公卿之賢與天下士大夫之眾如臣等輩固宜不少有臣無臣不加損益臣不幸有負薪之疾不

能奔走道路以副陛下搜揚之心憂惶負罪無所容處臣本凡才無路自進當少年時亦嘗欲僥倖於陛下之科舉有司以爲不肖輒以擯落蓋退而處者十有餘年矣今雖欲勉强扶病戮力亦自知其疏拙終不能合有司之意恐重得罪以辱明詔且陛下所爲千里而召臣者其意以臣爲能有所發明以庶幾有補於聖政之萬一而臣之所以自結髮讀書至於今茲大馬之齒幾已五十而猶未敢廢者其意亦欲效尺寸於當時以快平生之志耳今雖未能奔赴闕下以累有司而猶不忍默默卒無一言而已也天下之事其深遠切至者臣自惟疏賤未敢遽言而其近而易行淺而易見者謹條爲十通以塞明詔

張孝先曰召試不赴蓋得難進之義所上書辭旨多未純故不錄蓋蘇氏議論足以動人熟其文使不知不覺流入權術作用去也

蘇氏族譜亭記

匹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語矣國有君邑有大夫而爭訟者訴於其門鄉有庠里有學而學道者赴於其家鄉人有爲不善於室者父兄輒相與恐曰吾夫子無乃聞之鳴呼彼獨何修而得此哉意者其積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耶今吾族人猶有服者不過百人而歲時蜡祉不能相與

盡其歡欣愛洽稍遠者至不相往來是無以示吾鄉黨鄰里也乃作蘇氏族譜立亭於高祖墓塋之西南而刻石焉既而告之曰凡在此者死必訃冠髮妻必告少而孤則老者字之貧而無歸則富者收之而不然者族人之所共誚讓也歲正月相與拜奠於墓下既奠列坐於亭其老者顧少者而歎曰是不及見吾鄉鄰風俗之美矣自吾少時見有爲不義者則眾相與疾之如見怪物焉慄然而不寧其後少衰也猶相與笑之今也則相與安之耳是起於某人也夫某人者是鄉之望人也而大亂吾俗焉是故其誘人也速其爲害也深自斯人之逐其兄之遺孤子而不卹也而骨肉之恩薄自斯人之多取其先人之貲田而欺其諸孤子也而孝悌之行缺自斯人之爲其諸孤子之所訟也而禮義之節廢自斯人之以妾加其妻也而嫡庶之別混自斯人之篤於聲色而妥子雜處讙譁不嚴也而閨門之政亂自斯人之瀆財無厭惟富者之爲賢也而廉恥之路塞此六行者吾往時所謂大慝而不容者也今無知之人皆曰某人何人也猶且爲之其輿馬赫奕婢妾倩麗足以蕩惑里巷之小人其官爵貨力足以搖動府縣其矯詐修飾言語足以欺罔君子是州里之大盜也吾不敢以告鄉人而私以告族人焉髣髴於斯人之一節者願無過吾門

也予聞之懼而請書焉老人曰書其事而闕其姓名使他人觀之則不知其爲誰而夫人之觀之則面熱內慙汗出而食不下也且無名之庶其有悔乎予曰然乃記之

茅鹿門曰此是老蘇借譜亭諷里人飭訓族子處

張孝先曰堯典言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君陳篇言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大學言身修家齊而後可以國治天下平卽此篇所謂積之有本末施之有次第也世道衰薄士大夫鮮知此道倫理不正恩義不篤無論不能治國平天下也先無以表率鄉人矣宜老泉之有慨乎其言之也文字峭刻而道理醇正余於老蘇集中獨取斯文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林祚會省軒覆校
侯官林鳴韶虞卿覆校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劄子　受業諸子仝校

臣等猥以空疏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爲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己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疏上以格君必之非下以迪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爲能

而贊諫以忠厚德宗以猜忌爲術而贊勸以推誠德宗好
用兵而贊以消兵爲先德宗吝用財而贊以散財爲急至
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
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
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
其言則正觀可得而復臣每退自西閤卽私相告以陛下
聖明必善贊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卽如臣主之同時昔
馮唐論李牧之賢則漢文爲之太息魏相條晁董之對則
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則莫若近取諸贊夫六
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未學
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贊之論開卷
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
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贊而反覆熟讀
如與贊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
區區之意取進止

茅鹿門曰長公所最得意識見亦最得意條奏

張孝先曰蘇長公自少卽好讀陸宣公書故惓惓欲獻
之君父者莫非忠愛之心也中段檃括奏議大意簡
而該精而切其文字安詳懇摯亦大類宣公手筆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伏審抗章得謝釋位言還天眷雖隆莫奪已行之志士流
太息共高難繼之風凡在庇庥共增慶慰伏以懷安天下
之公患去就君子之所難世靡不知人更相笑而道不勝
欲私於爲身君臣之恩繫靡之於前妻子之計推荷之於
後至於山林之士猶有降志於乖老而況廟堂之舊欲使
辭福於當年有其言而無其心而無其決愚智共
薇古今一塗是以用舍行藏仲尼獨許於顏子存亡進退
周易不及於賢人自非智足以周知仁足以自愛道足以
忘物之得喪志足以一氣之盛衰則孰能見幾禍福之先
脫屣塵垢之外常恐茲世不見其人伏惟致政觀文少師
全德難名巨材不器事業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師功存
社稷而人不知躬履艱難而節乃見縱使耆期篤老猶當
就見質疑而乃力辭於未及之年退託以不能而止大勇
若怯大智如愚至貴無軒冕而榮至仁不導引而壽較其
所得孰與昔多軾受知最深聞道有自雖外爲天下惜老
成之去而私喜明哲得保身之全伏暑向闌台候何似伏
冀爲時自重少慰輿情

茅鹿門曰內多名言

張孝先曰歐陽公致政爲當時羣小讒搆故見幾而去

耳公此啓和平溫厚婉轉曲折爲歐公進退合道至

末始言其明哲保身可謂措辭有體

伊尹論

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
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
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辨者矣今夫匹夫匹婦皆
知潔廉忠信之爲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智慮未
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惟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而
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
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
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辨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
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辨者愈遠矣讓天下與
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
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
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
販婦得一金而不知其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孟子
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以天
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
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
苟求爲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
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爲之芥蔕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爲

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
外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敘書至於
舜禹泉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
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
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
之天下不以爲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爲僭既放而復立
太甲不以爲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
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
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
爲希闊之行則天下羣起而誚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爲古
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

茅鹿門曰荆川批斷續兩字是文家血脈三昧處非荆
川不能道

又曰讀此而後可以身自信於天下而成不韙之功而
行文斷續不羈

張孝先曰士君子立身以名節爲重名節一喪則未行
一事而人已以不肖之必相待矣安能取信於人而
成天下之大事乎東坡此論可謂透快亦可想見此
老生平名節不污非徒能言而已但孟子曰有伊尹
之志則可朱子解之以爲伊尹之志公天下而不爲

私者也是則非僅輕視天下卽足以成大事也若使
輕視天下卽足以成大事則巢許亦能作堯舜事業
乎故周子通書曰志伊尹之所志當思伊尹所志何
志方可以知伊尹讀者詳之

留侯論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
者匹夫見辱拔劒而起挺身而鬬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
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
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受書於圮上之老人也其
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
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世不察以爲
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
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
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
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必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
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
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
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荆
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圮上之老人所爲深惜者
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

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
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句踐之
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
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
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
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
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帝之所
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帝之所以勝而項
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惟不
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
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
見於辭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彊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
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
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

王遵巖曰此文若斷若續變幻不羈曲盡文家操縱之
妙

茅鹿門曰此文只是一意反覆滾滾議論然子瞻胸中
見解亦本黃老來也

張孝先曰論子房生平以能忍爲高卻從老人授書橋
下取履一節說入乃是無中生有之法其大旨則本

於老子柔勝剛弱勝強意思非聖賢正經道理但古
來英雄才略之士多用此術以制人學者若喜此等
議論其漸有流於頑鈍無恥而不自知者故韓信之
受辱袴下師德之唾面自乾要其心術皆不可問也

賈誼論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
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
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
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
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

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以有所爲耶仲尼聖人慮試
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彊扶持庶幾一日得行
其道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君子之欲得其君
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召
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
爲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而吾何爲不豫君
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
果不足與有爲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
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
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雌雄又皆高帝之舊將此

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
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爲賈
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
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惟吾之所欲
爲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爲人痛哭哉
觀其過湘爲賦以弔屈原悲鬱憤悶趯然有違舉之志其
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夭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
二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
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古之人
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哲不惑之主
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符堅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朝盡
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以此哉
愚深悲賈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誼之臣則
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爲
賈生者亦愼其所發哉

唐荆川曰不能深交絳灌不知默默自待本是兩柱子
而文字渾融不見蹤跡

王遵巖曰謂賈生不能用漢文直是說得賈生倒而文
字飜覆變幻無限煙波

茅鹿門曰細觀此文子瞻高於賈生一格

張孝先曰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斷得甚確足以服賈生之心其行文爽快遒逸學者讀之則手腕自然靈妙但中閒代賈生打算一段卻欲其深交絳灌使不疑忌十年便可得志則是權詐作用並將上面所引孔孟皇皇救世之心都錯看入此途去也此最壞人心術處讀者勿徒愛其文而忘其理之不正也

鼂錯論

天下之患最不可爲者名爲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爲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爲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爲能出身爲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能免難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昔者鼂錯盡忠爲漢謀弱山東之諸侯諸侯並起以誅錯爲名而天子不察以錯爲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而不知錯之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盲衝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

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爲之所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彊而驟削之其爲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爲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爲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爲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何者已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爲無恐雖有百袁盎可得而間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爲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擊吳楚未必無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荀鹿門曰錯之誤誤在以舊有怨於盎而欲借吳之反以誅之此所謂自發殺機也鬼瞰其室矣何者以錯之學本刑名故也

又曰於錯之不自將而爲居守處尋一破綻作議論卻好

張孝先曰凡做事要能發能收方是大豪傑手段苟其

不然反不如庸庸者之爲愈耳此文責鼂錯不自將以討吳楚是能發而不能收宜其來讒言以速禍也

憤老吏斷獄深文使鼂錯無辭可以解免

荀卿論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爲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爲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辨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爲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眾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爲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爲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讐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

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眾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由此觀之意其爲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爲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慼詆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爲哉

王遵巖曰以異說高論四字立案煞是荀卿頂門一針

而謂李斯焚書破壞先王之法皆出於荀卿此尤是長公深文手段

茅鹿門曰以其所傳攻其所蔽荀卿當深服

張孝先曰論李斯之禍自荀卿開之似乎深文蓋折以孔孟平正無弊之道則荀卿之高談異論其貽禍自

有必然者可謂透切事情而不詭於理矣噫何晏談
周易而禍晉其失也虛安石談周禮而禍宋其失也
拗若後世陽儒陰釋之學一種高談異論遞相祖述
推其流禍蓋亦灼然可覩矣惟程朱之論未嘗異而
天下卒無有及之者誠萬世無弊之道也

刑賞忠厚之至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
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詠歌
嗟歎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
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歡
休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
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
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
焉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愼刑也當
堯之時皋陶爲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
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鯀可用
堯曰不可鯀方命圮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皋陶之
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
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
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

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爲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擧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

唐荆川曰此文一意飜作數段

李鹿門曰東坡試論文字悠揚宛宕於今場屋中極利者也

張孝先曰東坡自謂文如行雲流水即應試論可見學者讀之用筆自然圓暢中間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一段議論極有至理

無沮善

昔者先王之爲天下必使天下欣欣然常有無窮之心力行不倦而無自棄之意夫惟自棄之人則其爲惡也甚毒

而不可解是以聖人畏之設爲高位重祿以待能者使天下皆得踴躍自奮攀援而來惟其才之不逮力之不足是以終不能至於其間而非聖人塞其門絕其塗也夫然故一介之賤吏閭閻之匹夫莫不奔走於善至於老死而不知休息此聖人以術驅之也天下苟有甚惡而不可忍也聖人既已絕之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此非獨不仁也以爲既已絕之彼將一旦肆其忿毒以殘害吾民是故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既已絕之又復用之則是驅之於不善而又假之以其具也無所望而爲善無所愛惜而不爲惡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以無所望之人而責其爲善以無所愛借之人而求其不爲惡又付之以人民則天下知其不可也世之賢者何嘗之有或出於賈豎賤人甚者至於盜賊往往而是而儒生貴族世之所望爲君子者或至於放肆不軌小民之所不若聖人知其然是故不逆定於其始進之時而徐觀其所試之效使天下無必得之由亦無必不可得之道天下知其不可以必得也然後勉彊於功名而不敢僥倖知其不至於必不可得也然後有以自慰其心久而不懈嗟夫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之人日化而不自知者此其爲術歟後之爲政者則不然與人以必得而絕之以必不可得此其意以爲進賢而退不肖然天下

之弊莫甚於此今夫制策之及等進士之高第皆以一日之間而決取終身之富貴此雖一時之文詞而未知其臨事之能否則其用之不已太遽乎天下有用人而絕之者三州縣之吏苟非有大過而不可復用則其他犯法皆可使竭力爲善以自贖而今世之法一陷於罪戾則終身不遷使之不自聊賴而疾視其民肆意妄行而無所顧惜此其初未必小人也不幸而陷於其中途窮而無所入則遂以自棄府史賤吏爲國者知其不可闕也是故歲久則補以外官以其所從來之卑也而限其所至則其中雖有出羣之才終亦不得齒於士大夫之列夫人出身而仕者將以求貴也貴不可得而至矣則將惟富之求此其勢然也如是則雖至於鞭笞戮辱而不足以禁其貪故夫此二者苟不可以遂棄則宜有以少假之也入貲而仕者皆得補郡縣之吏彼知其終不得遷亦將逞其一時之欲無所不至夫此誠不可以遷也則是用之之過而已臣故曰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此三者之謂也

茅鹿門曰專爲吏胥以下之才其情弊與今亦相參而文甚錯綜

張孝先曰宋時州縣吏有過者終身不遷從吏出身者與入貲而仕者亦皆限其所至而不得遷此固嚴殿

最別流品之意然既已用爲州縣之吏矣果有異材茂著者陞之可也其貪殘害民者黜之可也若但限之而不遷則彼將無所望而自棄於善矣東坡此策意在以爵祿鼓舞之是開人自新之機與立賢無方之道然不肖者必須嚴黜之則既無沮善又不紹惡於吏治庶幾無弊耳

敦教化

夫聖人之於天下所恃以爲牢固不拔者在乎天下之民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也昔者三代之民見危而授命見利而不忘義此非必有爵賞勸乎其前而刑罰驅乎其後也其心安於爲善而忸怩於不義是故有所不爲夫民知其所不爲則天下不可以敵甲兵不可以威利祿不可以誘可殺可辱可饑可寒而不可與叛此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而不拔也及至秦漢之世其民見利而忘義見危而不能授命法禁之所不及則巧僞變詐無所不爲疾視其長上而幸其災因之以水旱加之以盜賊則天下蕩然無復天子之民矣世之儒者嘗有言曰三代之時其所以教民之具甚詳且密也學校之制射鄉之節冠婚喪祭之禮粲然莫不有法及至後世教化之道衰而盡廢其具是以若此無恥也然世之儒者蓋亦嘗試以此等教天下之

民矣而卒以無效使民好文而益媮飾詐而相高則有之矣此亦儒者之過也臣愚以爲若此者皆好古而無術知有教化而不知名實之所存者也實者所以信其名而名者所以求其實也有名而無實則其名不行有實而無名則其實不長凡今儒者之所論皆其名也昔武王既克商散財發粟使天下知其不貪禮下賢俊使天下知其不驕封先聖之後使天下知其仁誅飛廉惡來使天下知其義如此則其教化天下之實固已立矣天下聳然皆有忠信廉恥之心然後文之以禮樂教之以學校觀之以射鄉而謹之以冠婚喪祭民是以目擊而心諭安行而自得也及至秦漢之世專用法吏以督責其民至於今千有餘年而民日以貪冒嗜利而無恥儒者乃始以三代之禮所謂名者而繩之彼見其登降揖讓盤辟俯僂之容則掩口而竊笑聞鐘鼓管磬希夷嚾緩之音則驚顧而不樂如此而欲望其遷善遠罪不已難乎臣愚以爲宜先其實而後其名擇其近於人情者而先之今夫民不知信則不可與久居於安民不知義則不可與同處於危平居則欺其吏而有急則叛其君此教化之實不至天下之所以無變者幸也欲民之知信則莫若務實其言欲民之知義則莫若務去其貪往者河西用兵而家人子弟皆籍以爲軍其始也官

告以權時之宜非久役者如是當復爾業少焉皆刺其額無一人得免自寶元以來諸道以兵興爲辭而增賦者至今皆不爲除去夫如是將何止民之欺詐哉夫所貴乎縣官之尊者爲其恃於四海之富而不爭於錐刀之末也其與民也優其取利也緩古之聖人不得已而取則時有所置以明其不貪何者小民不知其說而惟貪之知今雞鳴而起百工雜作匹夫入市操挾尺寸吏且隨而稅之扼吭拊背以收絲毫之利古之設官者求以勝民賦斂有常限而以先期爲賢出納有常數而以羨息爲能天地之間苟可以取者莫不有禁求利太廣而用法太密故民日趨於貪臣愚以爲難行之言當有所必行而可取之利當有所不取以教民信而示之義若曰國用不足而未可以行則臣恐其失之多於得也

茅鹿門曰東坡勸敦教化而以罷西河之兵與寶元以來贈賦爲案其言雖近長老而其實則疏略矣

又曰看他行文紆徐婉轉將言不言處

張孝先曰策言教化必先行之自上而上之敦教化者莫重於信義到入時事處一言籍軍無信一言增賦不義上無信則教民詐上不義則教民貪皆切中時弊

范文正公文集序

慶歷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歷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爲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沒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爲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於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彝家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三季德孺同僚於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稾見屬爲序又十二年乃克爲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序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游而公獨不識以爲平生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託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伯之略皆定於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

酬者諸葛孔明臥草廬中與先主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耳傳受嘗試爲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爲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爲將擢爲執政考其平生所爲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爲詩賦二百六十八爲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悌蓋如饑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溼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

荀鹿門曰此作本以率意而書者而於中識度自遠

張孝先曰上半篇敘景慕之情中言公想模先定未乃言其文集底蘊要分段落看

六一居士集序

夫言有大而非誇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誇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

下以是爲罔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
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生其說至衛也而士以是悶其上
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
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
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
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
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
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
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
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
之寧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眾人
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
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
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
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
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
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
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與賢不肖不謀而同
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
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

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
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
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
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
似亂周孔之眞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
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
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
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
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予言也天下之言也
歐陽子諱修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唐荊川曰體大而思精議論如走盤之珠文之絕佳者
也

茅鹿門曰蘇長公乃歐文忠公極得意門生此序卻亦
不負歐公

張孝先曰以孟子配禹以韓文公配孟子以歐陽子配
韓文公此是一篇血脈說得歐陽公身分儘高所謂
言大非誇也

田表聖奏議亭

故諫議大夫贈司徒田公表聖奏議十篇嗚呼田公古之
遺直也其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受之有不能堪者而況

於人主乎吾是以知二宗之聖也自太平興國以來至於咸平可謂天下大治千載一時矣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者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有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絕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懼也方漢文時刑措不用兵革不試而賈誼之言曰天下有可長太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後世不以是少漢文亦不以是甚賈誼由此觀之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是也誼雖不遇而其所言略已施行不幸早世功烈不著於時然誼常建言使諸侯王子孫各以次受分地文帝未及用歷孝景至武帝而主父偃舉行之漢室以安今公之言十未用五六也安知來世不有若偃者舉而行之歟願廣其書於世必有與公合者此亦忠臣孝子之志也

茅鹿門曰不爲巉刻之言而文自達

張孝先曰田公之議不盡用而其志則無非出於忠孝之誠憂治世一段可謂篤論

鳧繹先生詩集序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與馬之不借人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史之不闕文與馬之不借人也豈有損益於世者哉然且識之以爲世之君子長者曰以遠矣後生不復見其流風

遺烈是以日趨於智巧便佞而莫之止昌言者雖不足以損益而君子長者之澤在焉則孔子識之而況其足以損益於世者乎昔吾先君適京師與鄉士大夫遊歸以語軾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將散矣夫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見其兆矣以魯人鳧繹先生之詩文十餘篇示軾曰小子識之後數十年天下無復爲斯文者也先生之詩文皆有爲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饑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游談以爲高枝詞以爲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其後二十餘年先君既沒而其言存世之爲文者莫不超然出於形器之表微言高論既已鄙陋漢唐而其反覆論難正言不諱如先生之文者世莫之貴矣軾是以悲於孔子之言而懷先君之遺訓益求先生之文而得之於其子復乃錄而藏之先生諱太初字醇之姓顏氏先師兗公之四十七世孫云

茅鹿門曰非公著意文卻亦澹宕而有深思云

張孝先曰論文極精確逐於末流而忘其根本則游談枝詞之弊興矣其曰如五穀之可以療饑如藥石之可以伐病吾以爲惟周程張朱之言可以當之

王君實繪堂記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爲樂雖尤物不足以爲病留意於物雖尤物不足以爲樂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然聖人未嘗廢此四者以聊以寓意耳劉備之雄才也而好結髦稽康之達也而好鍛鍊阮孚之放也而好蠟屐此豈有聲色臭味也哉而樂之終身不厭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然至其留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冢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元之走舸王涯之複壁皆以兒戲害其國凶其身此留意之禍也始吾少時嘗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於畫豈不顛倒錯繆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復好見可喜者雖時復蓄之然爲人取去亦不復惜也譬之煙雲之過眼百鳥之過耳豈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復念也於是乎二物者嘗爲吾樂而不能爲吾病騶馬都尉王君晉卿雖在戚里而其被服禮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角平居攘去膏粱屏遠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實繪堂於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爲記恐其不幸而類吾少時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幾全其樂而遠其

病也熙寧十年七月二十日記

唐荆川曰墨寶堂與此二篇皆小題從大處起議論有

箴規之意焉

茅鹿門曰有一種達人風旨然地位不如荆公多矣

張孝先曰書畫雖可樂其實與聲色之好何異寓意而

不可留意達觀名言可以醒世

李君藏書房記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

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

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

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

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

惟周之柱下史老聃爲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

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

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士之生於是時得見

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晉於禮樂深於道德

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寫書日趨

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予猶

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

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

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此又何也予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採剝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爲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予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閒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

廬山固所願游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予文以爲記乃爲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爲可惜也

茅鹿門曰題本小而文旨特放而遠之纔不鮮腴

張孝先曰古人書少而學者多今人書多而學者少念之良可浩歎余來閩中置藏書樓於鼇峯書院將與好學深思共之幸毋蹈坡公之所譏也

張君墨寶堂記

世人之所共嗜者美飲食華衣服好聲色而已有人焉自

以爲高而笑之彈琴弈棋蓄古書法圖畫客至出而誇觀
之自以爲至矣則又有笑之者曰古之人所以自表見於
後世者以有言語文章也是惡足好而豪傑之士又相與
笑之以爲士當以功名聞於世若乃施之空言而不見於
行事此不得已者之所爲也而其所謂功名者自知效一
官等而上之至於伊呂稷契之所營劉項湯武之所爭極
矣而或者猶不免乎笑曰是區區者曾何足言而許由辭
之以爲難孔子知之以爲博由此言之世之相笑豈有既
乎士方志於其所欲得雖小物有揖軀忘親而馳之者故
有好書而不得其法則捫心嘔血幾死而僅存至於剖冢
斲棺而求之是豈有聲色臭味足以移人方其樂之也雖
其口不能自言而況他人乎人特以己之不好笑人之好
則過矣毘陵人張君希元家世好書所蓄古今人遺迹至
多盡刻諸石築室而藏之屬予爲記予蜀人也蜀人諺曰
學書者紙費學醫者人費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世有好功
名者以其未試之學而驟出之於政其費人豈特醫者之
比乎今張君以兼人之能而位不稱其才優游終歲無所
役其心智則以書自娛然以予觀之君豈久閒者蓄極而
通必將大發之於政君知政之費人也甚於醫則願以予
之所言者爲鑒

唐荆川曰此文前後各自爲議論暗相照映甚密

張孝先曰學書費紙學醫費人世之學無用詩文以費精神費歲月者多矣吾願其亟返而自省焉

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蛾蚹以至於劒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爲之葉葉而縈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胷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者內外不一必

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然喪之豈獨竹乎子由爲墨竹賦以遺與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爲有道者則非邪子由未嘗畫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豈獨得其意並得其法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練素而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爲鞵士大夫傳之以爲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爲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鞵材當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略曰擬

將一段鵝溪絹掃取寒梢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匹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答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哉余因而實之答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與可笑曰蘇子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所畫質營谷偃竹遺予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質營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詠質營谷其一也予詩曰漢川修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平饒太守渭濱千畝在胷中與可是日與其妻游谷中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歿於陳州是歲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書畫見此竹廢卷而哭失聲昔曹孟德祭橋公文有車過腹痛之語而予亦載與可疇昔戲笑之言者以見與可於予親厚無間如此也

茅鹿門曰中多詼諧之言而論畫竹入解

張孝先曰坡公爲文隨手寫出觸處天機盡是必手相得之候無意成文而文愈佳也余獨愛其論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胷中不可節節而爲之葉葉而紊之甚有妙理可以旁通

喜雨亭記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

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狄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余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爲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爲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爲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爲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爲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休於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鬻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爲襦使天而雨玉飢者不得以爲粟一雨三日繄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爲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茅鹿門曰公之文好爲滑稽

張孝先曰作亭之名原是觸景而成亦可見太守不忘平民之意

超然臺記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
鋪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
往而不樂夫所謂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
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
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
是謂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
盡之矣彼游於物之內而不
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
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鬬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
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余自錢塘移守膠
西釋舟檝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蔽采椽之
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
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樂
也處之期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樂其風
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余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
宇伐安邱高密之木以修補破敗爲苟完之計而園之北
因城以爲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
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
而其東則盧山泰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

城郭師尙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
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宏深而明夏涼而冬
溫雨雪之朝風雨之夕余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
取池魚釀秫酒瀹脫粟而食之曰樂哉游乎方是時余弟
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余之無
所往而不樂者蓋游於物之外也

唐荆川曰前發超然之意後段敘事解意兼敘事格

茅鹿門曰子瞻本色與凌虛臺記並本之莊生

張孝先曰游物之外則隨寓皆安世之膠膠擾擾患得
患失以終其身者豈足以知公之胷次乎

潮州韓文公廟碑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
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矣故申呂
自嶽降而傅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
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
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
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
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
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
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

之威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
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
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
帥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
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
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
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
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謫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
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其所能者天也
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
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於今號稱易治信
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
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
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
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
者一以公爲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讙
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
里而謫於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於潮審
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
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焉嘗慽愴若或見之譬

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
昌黎伯故楊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於石
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
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遊咸池略扶桑草木
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
影不可望作書詆佛讖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慘舜九疑
軋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鮫鱷如驅羊釣天無人帝
悲傷謫墜下招遣巫陽下豢我鴆於粲荔丹與蕉
黃公不少留我瀕湯翩然被髮下大荒

茅鹿門曰予覽此文不是昌黎本色前後議論多漫然
然蘇長公生平氣格獨存故錄之

張孝先曰此文止是一氣揮成更不用波瀾起伏之勢
與東坡他文不同其磅礴澎湃處與昌黎大略相似

朱子曰向嘗聞東坡作此文思得頗久不能得一起
句起行百十遭忽得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
下法兩句下面遂一筆埽去此即東坡所論畫竹法

余觀其直趕到浩然而獨存者乎勢已極矣即接蓋
嘗論天人之辨一段遂加倍精采文之直致者須有
元氣包裹其間方好

三槐堂銘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爲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顏之尼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夫下望以爲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聞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眞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諒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不相上

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

懿敏公之子鞏與吾游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眞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皇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茅鹿門曰中多名言

一張孝先曰眼界既高議論更大世之人不務修德少不

如意卽有怨天之念何其所見之陋也

稼說　送張琥

昌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耰銍艾相尋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

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充三十而後仕五十
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
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
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
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爲不足而眾且
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
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
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勞鹿門曰歸本於學有見

張孝先曰以稼喻學字字名言

前赤壁賦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游於赤壁之下清風
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
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
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
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僊於是飲酒樂
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櫂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
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
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
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

何爲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鰕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尊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僊以遨游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籍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茅鹿門曰予嘗謂東坡文章仙也讀此二賦令人有遺世之想

張孝先曰以文爲賦藏叶韻於不覺此坡公工筆也憑弔江山恨人生之如寄流連風月喜造物之無私一

難一解悠然曠然

後赤壁賦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於臨皐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攜酒與魚復游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虯龍攀棲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湧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元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翩躚過臨皐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游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茅鹿門曰蕭瑟

張孝先曰猶是風月耳上文字字是秋景此文字字是冬景體物之工其妙難言

曰喻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日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爲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爲日也日之與鐘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達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之鐘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見而名之或竟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歟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爲致也歟南方多沒人曰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曰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沒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昔者以聲律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

律有志於學者也方求學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茅鹿門曰公之以文點化人如佛家參禪妙解

張孝先曰兩喻俱有理趣思之令人警目

六一居士傳後

蘇子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或曰居士非有道者也有道者無所挾而安居士之於五物捐世俗之所爭而拾其所棄者也烏得爲有道乎蘇子曰不然挾五物而後安者惑也且物未始能累人也軒裳圭組且不能爲累而況此五物乎物之所以能累人者以吾有之也吾與物俱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之間其孰能有之而或者以爲己有得之則喜喪之則悲今居士自謂六一是其身均與五物爲一也不知其有物耶物有之也居士與物均爲不能有其孰能致得喪於其間故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雖然自一觀五居士猶可見也與五爲六居士不可見也居士殆將隱矣

茅鹿門曰本莊生齊物我見解而篇末頼滑稽可愛一

張孝先曰人之所以異於物者以其能別是非而不爲物累也若以有知覺之人與無知覺之物等而視之謂能不累於物則天下無是理也歐公自號六一聊以寄興未必有此意而東坡以老莊之旨從而爲之

辭此朱子所以譏其不根而害道也存此而論之以概其餘

同治乙丑福州三山正誼書院重刻藏板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林　祚曾省軒覆校
閩縣曾　鏞鼎丹覆校